

山楂树之恋 文集 同林鸟

幸福的秘诀在于降低自己的追求

艾米◎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山楂树之恋

同林鸟

艾米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林鸟 / 艾米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1. 3

(山楂树之恋文集)

ISBN 978-7-80256-227-1

I. ①同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3999号

同林鸟

出版人 范 芳

责任编辑 樊 伟
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

邮政编码 100006
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
封面设计 朱 雨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20×889 1/16

印 张 27

字 数 454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227-1

定 价 29.8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谭维每次看见那个“打胎”的牌子，总觉得有点好笑，今天也一样，他忍着笑，把自行车推到那店子跟前，叫一声：“谭师傅，又要打胎了！”

店里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修车，听到谭维的叫声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又搞出事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安全措施做得不好，这不，套子又破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谭维看见从狭小的店铺那个狭小的内门里走出一个女人，他马上收起玩笑，很礼貌地问：“谭婶在吗？”

被称为“谭婶”的女人笑一笑，问：“还没舍得换辆摩托？”

“换啥摩托？摩托有咱这‘永久’好使吗？”

“就怕你家小庄不这么想。”

“小庄说我这‘永久’比摩托舒服多了，还安全……”

谭师傅看了妻子一眼，谭婶不再提摩托的事，寒暄两句，回里屋去了。

谭师傅把手里正修着的那辆车推到屋外去了，谭维把自己的自行车提到屋子里来，统共就那么一点地方，谭维知趣地走到门外，在一个旧得看不出原先油漆颜色的小板凳上坐下，等修车。

外面，暮色四合。这是一条没有街灯的小路，很窄，路边有些很老的民房，还有几个什么单位，但沿着单位的院墙，搭了一排违章建筑，住的都是“盲流”之类，使这条称不上街道的街道有点苍凉、有点黑暗。

谭维一般是不走这条路的，因为这里下雨一街泥，天晴一地灰，没事谁跑这里来

遭罪？除非是要修车，不然的话，他一般走 A 大附中门前的那条路。

他认识修车的谭师傅已经好些年了，都忘了第一次是怎么撞到这里来的了，记得那次选这个地方修车，是因为外面那个牌子上的“打胎”二字，应该是魏碑体，他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过这种体，能看出来。“打胎”两个字写得非常有功力，跟别处那种歪歪扭扭的“狗脚迹”完全不同。出于好奇，他选了这家修车铺，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修车师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，反右的时候因为牙尖嘴利得罪了领导群众，被打成右派，开除公职，赶回原籍，种田劳动。

政策稍微松动之后，谭师傅离开农村，来到 B 市，当年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就成了一个“盲流”，做了修车师傅。后来虽然取了右派帽子，但也没能回原单位，因为谭师傅这么多年没摸本行，早就被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抛到八百里外去了，就算回了原单位，恐怕也只能看门了，那还不如就做个修车师傅，好歹也算是自己做老板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谭维总觉得自己跟谭师傅之间有一种宿命的联系，都姓谭，都是十二月出生，老家是同一个城市，两人学的是同一个专业。所以他总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从谭师傅身上看到了自己老年的光景一样。他明知中国再也不可能搞反右了，即便搞也搞不到他头上，但他总有这么一种感觉，不知道该叫“宿命”还是叫“认同”。

有时说到谭师傅的命运，谭维总免不了抨击这个，针砭那个，给谭师傅搞点民间平反昭雪：“怎么能这样？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彻底改变了，这可是用多少金钱都挽回不了的损失啊！何况他们还没赔你钱……”

谭师傅好像已经“一笑泯恩仇”了，或者已经超脱金钱了，只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可能他们知道金钱赔偿不了，也就不劳那个神了。”

有时谭师傅也会暂时停下手中的活，半仰着头，仿佛在跟什么超自然的 being 交流一样，说：“人哪，就像蚂蚁，忙忙碌碌地谋生存，作古正经地窝里斗，但从来没想到头上有一只大铁拳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伸出一只手指，按住你，轻轻地一捻……”于是谭师傅那根沾满机油的手指在空中象征性地一捻，“你就报销了……”

这个蚂蚁和铁拳的比喻，谭维从他爷爷那里也听到过，但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触颇深，可能是谭师傅的身世起了注解作用，也可能是小店的那种气氛起了烘托作用，总而言之，就是听得他很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奈而渺小的感觉。

不过今天谭师傅没有雅兴发表人生高论，只是聚精会神地修车，用一个脏乎乎

的脸盆装了水，把拆下来的“胎”放在水里找漏洞。对面人家的电视正在播新闻，附近有炒菜做饭打鸡骂狗的声音，路人都是低头缩肩，行色匆匆，完全是一幅“人如蝼蚁，命如铁拳”的画面。

谭维正在那里小资着他的小资，突然听见有摩托驶近的声音，他想起谭婶的话，心想是不是也该弄辆摩托了？正想着，只见那辆摩托停在了他附近，骑手两腿叉开站着，正微笑着看他。

他认出那是他的同事谢怡红，他没想到一个人戴了头盔可以使相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谢怡红差不多是天天见面的人，两个人都是B大的老师，而且在同一个系，用同一个实验室，但他从来未发现谢怡红的脸有这份英姿勃勃的俏丽。

他小时候学了几天绘画，所以看人的时候免不了扯到比例什么的上头去。他平时未发现谢怡红的这份俏丽，可能是因为谢怡红眼睛生得靠上，额头比较短，显得脸的下半部分过长，但戴了头盔，就把额头拉长了，看上去眼睛就位于脸面的二分之一处了，而这个上下比例一般是孩子才有的。可见人的脸面好看不好看，比例太重要了，真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他兀自在那里出神，只听谢怡红笑着问：“怎么？不认识了？”

“呃……还真有点不认识了，今天怎么……这么……”他有点怕谢怡红，觉得跟她说话总是他吃亏，无论他说什么，谢怡红都可以提个问题，把他问得人仰马翻，所以他干脆呵呵几声，等于是画个长线，让谢怡红自己去填空。

谢怡红打趣说：“打胎啊？打好了没有？打好了一起走，找个地方补养一下身子……”

谭维自惭形秽：“你骑的是……电驴子，我这……土驴能跟你一起走？”

“把你的车丢这里修，我载你去吃酒席……吃完再回来拿……”

“还是算了吧……”

“怎么？小冰在家等着？那连她一起请了，我先把你载回去，然后我们三人打一个的。”

“不用了，小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，你……赶快去赴宴吧。”

谢怡红眉毛一挑：“小冰还没回来？你也太放任自流了吧？让她跟那些色鬼糟老头子搞到这么晚还不回家，你就不担心？”

一个“搞”字，听得谭维心里一烦，不知道是在烦谢怡红这样说，还是在烦妻子庄冰这么晚还不回家，很可能两个原因都有，因为小冰这么晚不回家也是谢怡红起的头。

谢怡红跟庄冰是好朋友，因为比庄冰大几岁，她一直以大姐自居，还时时刻刻敲打谭维，叫他不要欺负小冰。就是因为谢怡红的撺掇，小冰才会辞了大学教职，跑去做保险。他对妻子做保险是比较担心的，但小冰要做，所以他也不好过多干涉，有时就自欺欺人地不去想那些事。但谢怡红显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角色，一爪子就挖得他一个血印。

他没吭声。

谢怡红呵呵笑着说：“又刺激你那大男子主义的脆弱心灵了吧？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知道怎么才能激得你跳，所以激你一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看穿我的鬼把戏？”

谭维好脾气地跟着笑了一阵，说：“你还是赶快去赴宴吧，别搞晚了。”

“真的不去？今天是人家请吃，不吃白不吃，走吧。”

“别人请的是你家常胜吧？你常夫人光临是应该的，我算个什么？算常夫人的保镖？还是跑去吃白食的？”

“算我的面首就行了。”谢怡红见谭维越来越不自在，解释说，“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总像那些做二奶的，把个名分看得那么重要。干吗把事情的名称看得比事情本身还重要呢？吃饭就是吃饭，好吃就吃，管它算什么？算常胜的老同学，我的同事，行了吧？”

谭维还是不肯去，这种蹭饭的勾当，打死他也不愿意做，又不是穷到了家里揭不开锅的地步，干吗去蹭饭？让人瞧不起。

谢怡红劝了一阵，看看劝不动，也不再勉强，只说：“既然你真不愿意去，那我走了，只是想找个说话的伴，不然的话，跟那群人吃饭真的很无聊。”说罢，一踩离合器，“嗖”地窜出去老远。

车修好了，谭维也不问价钱，自动放了两张十元的票子在谭师傅桌上，说声“谢谢”，就一偏腿骑上车，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走了一段，来到一条大路上，又骑了一程，就到家了。他把车扛上五楼，开了家门，把车推到阳台上放了。这段时间门洞里

丢了好几辆车，不得不小心，虽说自行车不算贵，但被人偷走了又得去张罗买新车，麻烦。

他住的是学校的房子，两室一厅，比较新，但不在校内，周围环境也比较复杂，所以B大的老师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。他这还是按学历工龄什么的才排上的，后来学校搞房改，让他交了七千多块钱，说是把房子的使用权卖给他了，也就是说不用再交每个月四块多钱的房租了。但这房子他既不能卖，又不能出租，他搞不清买这个“使用权”有什么用，对他来说，等于是学校生生地从他钱包里刨去了七千多块钱。

他拉开冰箱，见没什么现成的饭菜可吃，想来做饭，又觉得兴趣不高，便决定先给小冰打个电话，如果她也回来吃，那他劳神费力地做一场还有个意义；如果她不回来吃，有什么好做的？又不准备考特级厨师，还不如吃包方便面简单。

他从客厅拿了电话，一屁股歪倒在沙发里，拨了小冰的手机号码。响了好几声，才听见那边压低嗓子问了一句：“喂，书记啊？我这正陪客人呢，要不，我待会儿打给你。”

“书记”是他在大学里的绰号，因为他的那些同学大多数是南方人，“团”、“谭”不分，所以“谭维”在他们听来就像“团委”一样，大家就干脆叫他“书记”了，即“团委书记”的简称。小冰听说他这个绰号之后，也开始这样叫他，还在背后偷偷叫他父亲“省团委书记”。

此刻，他感觉好像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一样，很尴尬，说：“只是想问问你今晚回来不回来吃饭。”

“你先吃吧，我不回来吃了，客人请了。”

“客人请了……就早告诉我一声……”他说了这句，就知道这是废话，早说又怎样？又不是已经做好了饭才知道她不回来吃，根本就还没做，抱怨个甚？于是他赶快收回，“没什么，我还没开始做呢！你……早点回来……”

“就快了。”小冰匆忙说，“我要走了，客人等着，你自己先吃，乖，啊？”

他放下电话，懒心无肠地泡了一包方便面，打开电视，毫无胃口地边看边吃，心里突然想到：早知如此还不如跟谢怡红去吃饭，真的，现在都是公款吃喝，你请我请都是国家请，以前总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现在这样子更像人民是国家的客人，既然都是国家埋单，谁出面请不都一样？

2

谭维跟谢怡红的关系有点复杂，不过千万别想歪了，不是那个“复杂”的复杂，而是他们两个互为介绍人，谢怡红跟丈夫常胜是谭维介绍的，谭维跟妻子庄冰是谢怡红介绍的。

常胜是谭维的同学，原名常祖武，后来嫌那名字土气，自己改为“常胜”，取“常胜将军”的意思。谭维跟常胜毕业后都在A市教书，一个在B大，一个在C大。这两所大学在A市都是名牌大学，有的人说B大更好，有的人说C大更好，看各人说话的角度了。

常胜到B大找谭维的时候看见了谢怡红，一见钟情，但又不敢追，就叫谭维帮忙。

谭维说：“这什么年代了？找个对象还要人介绍？我干不来这种事，我帮你在系里找个大妈级的人物干这事吧！”

常胜说：“谁说要你介绍了？是叫你创造一个机会，懂不懂？谢姑娘那样的，不光讲究罗曼，人家还讲究一个蒂克，你找个大妈级的人物去创造机会，我还罗什么曼？萝卜得了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样创造机会？”

“这就要你开动脑筋了，我知道怎么创造还用请你帮忙？”

后来谭维也没创造出什么机会，因为他根本不懂这一套，又觉得常胜跟谢怡红基本不可能成功，所以也不想动脑筋想花招，就直接找到谢怡红，请她吃饭，席间就直统统地把常胜的意思说了出来，只当是完成一个任务。

谢怡红说：“哇，你今天请我吃饭，我还以为你要向我表白了呢，闹半天你对我没

那意思？”

谭维很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说有意思怕谢怡红抓着乱开玩笑，说没意思怕伤了谢怡红的面子，正恨不得打自己几耳光，骂自己两句“多事”的时候，谢怡红说：“嗯，也好，你这样一说，就省得我老在那里抱有一线希望了。”

“你太抬举我了，我们这种穷光蛋……”

谢怡红笑着说：“你这样说，是不是表示你还是想追的，只是因为你穷才不来追我？那没关系，我旺夫，有点石成金的绝招，可以把你由穷变富。”

谭维赶快声明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算了，你的意思我还不知道？你是嫌我不够漂亮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谭维更慌了，恨不得写一部美学著作来论述谢怡红是漂亮的。

“那就是嫌我性格不好，不够小鸟依人。”

这回谭维又恨不得写篇科普读物来说明依人的只能是笼中鸟了。

谢怡红莞尔一笑：“怎么？吓坏了？怕我想不开自杀了？别那么自己恭维自己了，就你谭维，也想伤害我的自尊心？只有我伤害你的，你休想伤害我。不信咱们就走着瞧。”

谢怡红说话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常常让他摸不着头脑。他不敢恋战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你给个话，常胜还等着我回话呢！”

“哈哈，你这三姑六婆、说媒拉纤的，哪像个大学老师？尤其是哪像个大学男——老——师？”谢怡红饶有兴趣地欣赏了一阵谭维脸上的尴尬，换了个口气说：“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我打心眼里感谢你，这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。”

谭维还在那里揣摩这句话的意思，只听谢怡红又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女孩子嘛，还是比较喜欢浪漫的，像你们这样搭桥引线，太不符合我的胃口了。可不可以这样？你先别对常胜说向我作过介绍了，你只告诉他，任何人来追我，我都会以礼相待，根据追求的水平来决定取舍。既然连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都不懂浪漫，我也不指望我周围还有别的人懂了，还是我来教你们吧！”

谭维就把谢怡红的意思告诉了常胜，当然也把谢怡红叫他别告诉的话也告诉了常胜，不然怎么体现朋友和同事的区别？不管怎么说，常胜开始放心大胆地追了起来，期间的过程谭维也听说了不少，因为常胜不时向他吹嘘攻城又攻到哪个地步了。

但他知道常胜那小子花花嘴，如果要把常胜嘴里说的都当真，C大有一半的女生都怀了常家的仔了。

一个一米六四的谢怡红，一个一米七零的常胜，一个的父母都是市里的头，另一个的父母都是乡下的头——高粱花子头，这桩在谭维和很多人看来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婚姻，居然就成功了。常胜跟谢怡红谈上恋爱不久就辞了职，在外面搞公司去了，而且很快就搞发了。

谢怡红仍然待在大学教书，说还是“一国两制”好，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赚钱，做风险大、收益大的工作，留一个人做比较稳定的工作，这样就是双保险。如果两个人都在外面混，万一混不得得意，两个人都玩儿完了；但如果两个人都待在学校，那肯定也是穷光蛋的下场。

谢怡红经常跟谭维开点玩笑：“看见没有？我旺夫吧？我点石成金吧？后悔不后悔啊？如果是你娶了我，你也像常胜一样发了……”

对这种玩笑，谭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总是呵呵一笑，不置可否，扯别处去了。

谭维的妻子庄冰是谢怡红一个中学老师的女儿，刚开始也就算个认识。谢怡红跟常胜谈起恋爱之后，就开始张罗谭维的婚事，说是“一报还一报”，先是扯七拉八地介绍了一些人，谭维都是一看照片就拒绝了。也不是他挑剔相貌，主要是他不太喜欢别人介绍。

其实他这些年的经历已经告诉他，如果没人介绍，他恐怕也没多少机会认识女同胞。他的那个圈子，除了同事就是学生。未婚的女同事没几个，即使未婚也多半有了男朋友了。你想，像B大这样的学校，能混到在里面教书的地步，哪个不是快三十了？一个女老师到了这个年龄，如果还没有男朋友，不是对对方要求太高，就是自己条件太低了。年轻的女学生倒是有一些，但谁敢动那个非分之想？所以搞到最后基本上就没什么自由恋爱的机会了。

所以虽然他不想走介绍这条路，但每次谢怡红拿照片给他看的时候，他还是照看不误。不过大多数照片都没入他的眼，从照片上能看出什么？顶多看个长相，但一个人可爱不可爱，长相只占一部分。

当谢怡红把庄冰的照片拿给他看时，他一看就非常喜欢，说不清是因为什么，可能因为庄冰的五官比例非常协调，看上去很舒服。虽然只看了一张头像，看不出身材好

坏，但脸很可爱，是一张娃娃脸，不是因为胖乎乎，而是因为额头长，眼睛差不多到了脸部二分之一的位置，看上去就像个娃娃了。他感觉庄冰不是那种让人一看就骨头发酥的艳丽女人，但庄冰的脸上找不出什么缺点，眼神也很纯真温柔，属于“一见不晕，百见不腻”的类型。

谢怡红见谭维点了头，就搞了一个所谓“四人派对”，两对男女一起去附近的一座山里游玩。当然走到后来就变成两个“两人派对”了。谭维和庄冰虽说是介绍相识，但也算一见钟情，因为庄冰也是看了不少照片都没兴趣，唯独看到谭维的照片时就动了心。所以谢怡红说：“你们两个真是踩到猴子屎了。”

谭维跟庄冰既然是看照片时就动了心，一旦到了一起就发展很快了，加上又是单独在大山里游玩，没人打扰，没人监督，所以升温很快。上山的时候还是一前一后的，下山的时候庄冰已经依偎在谭维怀里，让他半搂半扶地地下那些台阶了。

谢怡红知道后，打趣谭维说：“哇，一天就从陌生人发展到搂搂抱抱了？幸好就那么一座山，幸好就玩了一天，如果有那么三五座山，在那里玩个七八天，说不定你们下山的时候儿子都有了。”

通常的情况是男的比女的脸皮厚，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什么都敢说的女的，那男人就相形见绌了。谭维被谢怡红说得满脸通红，尴尬地问：“你……怎么什么都知道？”

“小冰告诉我的。”

他想起常胜也是事无巨细全盘向他汇报，心想这嘴巴严不严大概跟性别无关，只跟性格有关。

小冰就是从谢怡红那里学到“一国两制”的理论的，可能是谢、常二人的“一国两制”取得的成功太巨大了，对别国的影响也规模空前。小冰本来是在A市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教书的，跟谢怡红成了好朋友之后，就经常在家里宣讲“一国两制”的好处，说要辞职到外面去做风险大、收益大的工作。

谭维不同意，如果夫妻俩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风险大的工作，那也理所当然的是他这个做丈夫的。一个男人，怎么好意思让妻子去外面冒风险？

但小冰有她的道理：“你学校不错，很有名气，而且你又在读在职博士，如果你现在辞职，岂不是浪费了太多的东西吗？我刚参加工作，连讲师都不是，学校又不好，搞

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再说，我待在那里也不见得就稳定，说不定哪天就来个政策，说大学老师都得有博士文凭，那我不是被炒掉了？”

谭维搞不懂妻子为什么一定要搞“一国两制”，一国一制不更好吗？他问：“你不是觉得我钱赚得没常胜多？我们没必要跟常胜比……”

小冰总是温柔地搂住他：“我爱的是你的人，而不是你的钱财地位，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懂我？我只是觉得如果我能在外边赚到钱，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呢？”

最后谭维决定让妻子去试试，他估计她这只是小姑娘的一时之勇，头脑发热，等试过之后，发现钱不是那么好赚的，自然就会回头。即便那时教职已经不在了，也没什么，小冰可以待在家里，或者随便找点什么活干干，他能养活她。

于是小冰就这样“下海”了。等到真下了海，也就发现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了。小冰东搞西搞地到处乱撞了一阵，也没找到什么赚钱的工作，因为小冰的专业根本不是什么赚钱的专业。谭维也不希望她找到赚钱的工作，不然的话，他的心理真的有点不平衡，说不定也跟着下海赚钱去了。

小冰每次从外面失望地回来，他总是格外心疼，男子汉大豆腐的豪气陡然上升，安慰妻子说：“没事，有我呢，你就是一辈子不工作，我也能养活你。”

眼看着小冰像只倦极的鸟，扑腾得久了，翅膀上的毛都快掉光了的时候，命运突然对着谭维做了个鬼脸：小冰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工作了！工资不算高，但有提成，听说公司里有的人光提成每个月就能拿到上万了，还不算那些不上台面的钱。公司没职工交通车，但给职工发车马费；没住房，但有住宿补贴费；没医疗保险，但发医疗保险补贴。

本来谭维以为小冰最终会碰一鼻子灰，然后彻底打消下海赚大钱的幻想，小鸟依人地躺在他怀里，听他安慰她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有我呢，现在让我来照顾你吧！”结果小冰像中了头奖一样，一下子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，上班的第一个月，开回来的工资加上乱七八糟的补贴就大大超过了他的月收入，搞得他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工资单放抽屉里了，都是一发就撕掉扔了。

如果光是收入上的“不公”，他还比较好受一点，因为小冰挣回来的钱他也没用，都放在那里，每个月的生活费仍然是从他的工资里拿钱，所以还不觉得自己在靠老婆养活。但小冰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，晚上回家越来越晚，他就有点独守空房

的感觉了。

他跟小冰说起这事，叫小冰别那么卖命地工作，但小冰依偎在他怀里，柔声说：“你怎么是独守空房？我又不是夜不归宿，在外面寻花问柳。我夜夜都陪着你……”

谭维仔细想想，也觉得自己真的是没什么可抱怨的，小冰在外面奔波，但每晚都是回来的。只要有时间，小冰还会做两个菜，跟他小酌一下，他怎么说得上是独守空房？

但他就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好像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婚姻生活一样。但如果逼着小冰待在学校里，上下班挤三四个小时的车，拿微薄的工资，还时时担心没有博士学位而在大学里待不下去，好像也不是他理想的婚姻生活。

每每想到这些，他就开解自己说：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不要扯那些不着边际的理想婚姻生活了。没得到的就是理想，得到了就不叫理想了。

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，小冰终于回来了，一进来就投进谭维怀里，问：“想我了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”

他觉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明摆着的，小冰这样问，不过是个打招呼的形式，所以他也不答话，只吻住小冰的嘴。吻了一阵，小冰把自己的嘴解放出来，说：“让我去洗个澡。煤气还够不够洗澡？”

“换过煤气了，去洗澡吧！”

他们家洗澡用的是热水器，烧的是瓶装煤气，如果不注意，有时洗着洗着会突然变成冷水。不过今天绝对不会，因为他刚换过。他跟进卧室，小冰正在脱衣服，他很快就冲动起来，也跟着脱衣服，然后两人相拥着进浴室去洗澡。

浴室没浴缸，只有淋浴，浴室的地盘也很小，一个厕坑就占了一半的位置，剩下的地方挤两个人有点转不开身，搞不好就一脚踏进厕坑里去了。

小冰边冲边说：“我上次在怡红他们家玩的时候，在他们的浴缸泡了个澡，真的很舒服，等我做一段时间，存下一点钱了，我们也买套大点的房子，安个浴缸。”

他虽然不喜欢靠小冰挣钱买大房子的计划，但此刻也没心思谈这事，只挤在小冰身后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嗯，买……”

等两人擦干身子，躺上床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都快忍不住了。他跟小冰在这方面一直有点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冰的热情是很高的。后来便逐渐降温了，每次都要

很长时间的前戏。

等两个人都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时，小冰问：“别的女人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别的女人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至少你知道一个别的女人吧？你的那个……老师呢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小冰不相信：“怎么会忘呢？她不是你第一次吗？”

如果割了他的舌头能把说过的话吞回去，他现在真的愿意把舌头割了。

3

谭维知道男人在这种时刻唯一的出路就是装傻，逃过一时是一时，逃不过时再硬着头皮面对。他用瞌睡至极的声音说：“嗯……睡吧，明天都要上班……”

“可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你别光‘嗯’啊‘嗯’的，我在问你……”

“真的忘了。”

“不可能……”

他鸡皮疙瘩一冒，胃里有一种恶心的感觉，不知道是因为那件事本身，还是因为跟一个女人谈他跟另一个女人的关系，抑或是因为提到了具体细节。他说：“我不想说这事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你的初恋？是你心中的偶像？你心里留给她的那片天，别人都碰不得？”

说蓝心蒂是他的偶像也许不过分，但那只是学术上的，因为蓝心蒂是他的硕士生导师，留美学者，教学和科研都很有一套。但说蓝心蒂是他的初恋，或者说他到现在还在心里给她留了一片天，就有点言过其实了。他本来早就忘了蓝心蒂了，如果小冰不提起，他根本不会想到那上头去。他解释说：“没有什么一片天，真的早就忘记了……”

“我不相信你这么绝情，你肯定在心里拿我跟她作比较。”小冰支起头，很感兴趣地问，“比较的结果怎么样？你是更喜欢我，还是更喜欢她？”

他知道无论他“更”谁，都是错误的回答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只喜欢你。”他把这个“只”字说得有其他几个字的三倍长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不相信也没用，因为我说的是事实。”他知道这句话说得蛮横无理一点没坏处。

小冰好像满意了，钻到他怀里，说：“只要你不喜欢她就好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我知道不该计较你跟我认识之前做过的事，但是我心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为什么你……不一直等着你真爱的人出现呢？”

这种拷问不是第一次了，所以他知道哪些是必死的答案。有一次他回答说：“我是等着的呀……”

错！

那次小冰说：“你是等着你真爱的人的？那你怎么会跟她那样？那说明她就是你真爱的人……”

他那次肯定是说了一些昧良心的话的，不知道那位蓝老师有没有耳朵发热、猛打喷嚏。他向小冰保证他不爱蓝老师，从来没爱过，是蓝老师主动的，他知道这是很卑鄙、很没男子气的。但既然要在老婆面前过关，又既然除了他跟小冰之外也不会有任何别人听见这话，他也只好卑鄙一次了。

教训很惨重。

下一次又被拷问到这一题的时候，他不敢用上次那个答案了，就说：“那时不懂爱情，只是一时的冲动……”

又错！

那次小冰说：“那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到底懂了爱情没有？说不定过几天，看见了别的人，才发现你对我的感情并不是爱情……然后你又对着你今后的老婆说你没爱过我……是我主动的……就像你说你那个老师一样。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爱一个人？”

那次的脱身代价也很惨重，他自己都不记得发了多少个重誓，又臭骂了自己多久，才侥幸过关。

历史的教训告诉他，对这个问题怎么答都是错，他含糊地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让我